

论宋代宴饮活动与词的互动关系

马丽梅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词是酒边文学,宋人的宴饮活动和词的创作、传播及其功能与风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宴饮活动对词的催生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过程,从宴会上的人物角色来看,词产生于主人、宾客、歌妓三个人物角色构成的基本角色场;从宴会举行流程的角度看,宴乐活动催生了大量的劝酒词、送茶词和送汤词。反过来,词用以劝酒,用以伴舞,用以送茶送汤,用以抒情留连,伴随着宴席活动的整个进程,也调控着宴会的节奏与氛围。

关键词: 宋代;宴饮;词;互动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4-0048-07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quet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nd Ci –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MA Limei

(Institute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ci – poetry belongs to the wine literature. Banquet entertainments in the Song Dynast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eation, spread, function, style of ci – poetry. Banquet entertainment is a multi – sided and multi – layered process to hasten the parturition of ci –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 roles of participators, the ci – poetry comes basically from roles consists of hosts, guests and song prostit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banquet entertainments stimulate lots of ci to urge participants to drink wine, tea or soup. In return, ci – poetry is used to urge participants to drink wine, tea or soup, dance and express one’s emotion, following the whole process as well as regul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rhythm and atmosphere of banquet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banquet; Song Ci – poetry; interaction

宋人宴集频繁,其中的文学活动亦丰富多样,文人士大夫在宴会上作文、赋诗、填词,互相唱和、比试高下、品第评论、互相切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活动中,词的欣赏、创作与传播是最具声色也最为活跃的。

造成这一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人的宴饮活动多以交际娱乐为主要目的,而词有着传情达意和佐酒侑欢双重性质,恰好适应了这种交际娱乐的需要。其次,宴饮活动中的人神经兴奋,情绪外露,在音乐歌舞的引导下,需要一种合适的发泄情绪的媒介,而词配合音乐的文体性质使它成为承担这一任务的最佳介质。第三,词作为“小道”文体,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文人在这一领域里可以随意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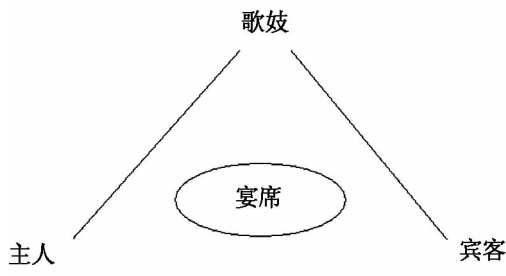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13-05-08

作者简介: 马丽梅(1974-),女,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宋词与宋代文化。

酒、自由发挥。这些因素都使词成为宋人宴饮活动中最主要的文学样式。词像一朵娇艳的花朵,在宴席上“酒水气”和“脂粉气”的培育下,呈现出别样的异彩。

一、从宴会角色关系看宴饮活动对词的催生

宴饮活动对词的催生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过程。从宴会上的人物角色来看,词产生于主人、宾客、歌妓三个人物角色构成的基本角色场。



主人、歌妓、宾客之间大致是这样一种三角关系:主人是这场宴会的举办者,主要目的是使宾客尽欢。他决定了请哪些宾客,由官妓还是由家姬来支应;宾客一般来说是主人的亲朋、师友和僚佐,是伎乐节目取悦的对象,在宴席上和主人是对等的关系;歌妓是宾主间表情达意的一个重要媒介,不管是官妓还是家姬,都是主人的下属,奉主人之命款待客人,歌舞佐欢。这三个角色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营造融洽的宴席氛围,使各方面都能满意而归。在这个三角形的、相对稳定的引力场中,词被需求、被创作、被演唱出来。基于此,我们可以从宴会主人的备词劝酒、命妓索词、宾客的施展才艺填词、宾主互动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宴会主人的备词劝酒

一般来说,作为宴席的主人,要竭诚招待,让客人感受到他的拳拳心意,为此,需要在各个方面进行准备。既要有馨烈芳香的酒品、丰富珍异的菜肴、精美贵重的盘盏,又要有美貌慧黠的歌妓、优美动听的歌曲来劝酒,从而让客人尽欢,拉近宾主之间的距离。因此,在准备宴会的时候,侑酒歌词的准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如果能根据所请客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交际效果。如贾昌朝作北都太守时,欧阳修出使北国而还,路过北都,贾昌朝要招待欧阳修,预先告诉官妓要准备歌词来劝酒,“妓唯唯”。酒宴之上,歌妓们劝酒所唱之歌全部选用了欧阳修的词作,使得欧阳修“把盏侧听,每为引满”,^[1]宴席气氛融洽无比。又如政和间李汉老丁忧,服终回朝,宰相王黼要宴请李汉老,预先准备了李的得意之作《汉宫春》词相待,酒过三巡,令歌妓群唱此词以侑觞,汉老“私窃自欣,大醉而归”。^[2] (p154)

而如果歌词的准备上出了纰漏,则会造成不愉快的尴尬局面。《行都纪事》记载杨万里作监司时,巡历到某一郡,郡守盛礼殷勤招待,官妓不知道杨万里的名讳,在劝酒的词中恰巧出现了“万里云帆何时到”之语;虽然此“万里”不是彼“万里”,但这还是触犯了杨万里的名讳,是为不敬。虽然杨万里只是开玩笑地答“万里昨日到”,也使郡守倍感尴尬。而摸不透客人的脾气秉性的话,也会招来不满,如晏殊一次出镇地方,从南郡移陈留(此两郡都在京城周边),在离开南郡的宴席上,官妓歌词侑觞,有“千里伤行客”之句,至触晏殊之怒,导致不愉快的局面。

第二 宾主互相酬唱

一般来说,宴席上主人和客人的身份是对等的,主人对客人是礼敬殷勤的态度,而客人对主人也多怀有尊敬和感激之情,要藉由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多数情况下,主人作词侑觞,客人会作词奉和。如晏殊宴客,作《木兰花·东风昨夜回梁苑》侑觞,当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3] (p21) 刘原父为宋祁送别的宴会上,刘原父作《踏莎行·蜡炬高高》侑欢,宋祁即作《浪淘沙·少年不管》以别原父;^[4] (p494) 东坡离杭赴京,离开杭州的送别宴会上,浙漕马中玉赋《玉楼春·来时吴会犹残

暑》送东坡,东坡即次韵为《玉楼春·知君仙骨无寒暑》相酬。^{[5] (p23)}

有时即使主人没有作词,客人为了表达对主人的敬意,也会通过作词的方式。如侯寘《苏武慢·湖州赵守席上作》铺叙宴席周围的风物,恭维主人镇守着天子行都之旁的名藩,被朝廷所倚重,很快将得到诏书入京见驾。这是一首标准的客人表达对主人敬意的应酬之作,代表了宾客在宴席间所通常持有的姿态。

第三 命妓索词

客人在宴席上的反应和表现决定着宴席气氛的热烈程度与这场宴会的成功与否。最低标准的成功,当是通过主人的热情张罗、歌妓的殷勤劝酒,让客人开心满意,吃好喝好;更进一步,则是能使客人放下日常官场身份的束缚,开放心灵,进入到一个更加兴奋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酒过三巡之后,主人常常命歌妓向客人索词,使客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而美貌的歌妓捧着笔墨香笺,或领巾裙带,娇脸含笑,立于尊前“要索新词”,对一般才子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通常都会圆满完成任务。

《醉翁谈录》载王勉仲邀崔木游春,设宴,令角妓张赛赛乞词于崔,美人敦请之下,崔木才思敏捷,顷刻赋成,词表达了对好客的主人和多情的歌妓的感激,并自谦才学不够,最后微寓相挑之意,表达了对歌妓赛赛的倾慕。词的结尾虽然有些轻佻,但在这样的场合是非常得体的,宾客崔木和歌妓赛赛间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更增加了宴席上宾主“相得甚欢”的色彩。宴会获得了成功,主人大喜。

宴会上如果请的宾客不止一位,歌妓还可以向多位客人乞词,如周密《浩然斋词话》载丹阳多景楼落成之宴上,歌妓奉主人丹阳太守之命“征客诸词”,^{[6] (p231)}秋田李演广翁词先成,且笔力雄壮,作得苍凉而又蕴藉,众人“为之阁笔”。这时宾客之间自然就带有了几分竞赛之意。为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中出风头、占春光,不少文人平时都会练习作词,甚至进行“宿构”。

第四 宾客之间分题次韵

文人士大夫既多是辞章高手,宴上相逢,难免起联句唱和之兴,即景生情,因事而赋,也会像作诗一样分题、分韵、次韵,连篇累牍。如范仲淹与欧阳修于席上分题赋词作《剔银灯》,皆寓劝世之意;^{[7] (p121)}晁补之被贬玉山,“与诸父泛舟大泽,分题为别”(晁补之《满江红·莫话南征》序);范成大宴客,“座上客有谈刘婕妤者,公与客约赋词”;^[8]葛胜仲“与叶少蕴、陈经仲、彦文燕骆驼桥,少蕴作,次韵二首”(葛胜仲《定风波·千叠云山》序)等等。至于感事为曲,赋词赠别,更是常有,宋词中数量庞大的唱和词、赠别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可见,索词、命赋、席上唱和是宋人宴饮生活中的一种经常性行为,是文人士大夫常常遇到的场面,对于常周旋于尊前酒边的士大夫来说,研习词艺就成为一项必要的交际储备。作词赋曲虽然无关建功立业、博取功名,但对于个人应酬的需要、风度的培养则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从宴会流程角度看宴饮活动对词的催生

从宴会举行流程的角度看,一次完整的宴乐活动,从备宴开始,到前筵、后筵、尾声结束,催生了大量的劝酒词、送茶词和送汤词。

宴会之前的邀客和准备属于宴饮的预备阶段。主人在邀请客人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宾主之间,甚至是宾客和宾客之间的关系情形,对客人进行筛选以保证宴会会有一个良好的气氛。

正规的饮宴有“前筵”和“后筵”之说,或者称“初坐”和“再坐”。“前筵”之后宾主离坐少歇,然后再行入席进入“后筵”。如《东京梦华录》所载徽宗天宁节的饮宴仪式,《梦粱录》所载皇太后圣节的大宴,以及刘一清《钱塘遗事》所记载的南宋新科士子闻喜宴的仪制等。一般来说,“前筵”和“后筵”行酒盏数基本相当。如果我们撇除宴前的准备、宴后的回请,单纯分析宋代一次正规的饮宴过程的话,则饮宴的完整过程包括“前筵”(初坐)、“后筵”(再坐)以及饮酒结束后的“留连佳客”的尾声三部分。前两部分“前筵”和“后筵”饮酒,尾声为送茶、送汤(汤又名熟水)。^{[9] (p78)}

“前筵”部分从指客人落座开始,到中途的宾主离坐休息。最标准完整的程序,当如周密《武林旧

事》“高宗幸张府节次略”中所载的,客人落座后,先上干果子、香药、雕花蜜饯、砌香咸酸、脯腊、垂手盘子等物,行酒若干盏。“后筵”指再座后再上果子一巡,然后是下酒菜肴、插食、劝酒果子、厨劝酒、对食等,再依次行酒。^{[10] (p139)} 寻常的宴饮,自然不会如此隆重,但大体上应是按照初坐、再坐的程序进行的。

酒肴上桌后的劝酒过程是饮宴的主体部分。宾主落座行酒,一般来说,需要歌妓在旁斟酒视盏,唱曲或奏乐劝酒。《全宋词》中的劝酒词极多,如韦骧《减字木兰花·劝酒词》、陈师道《西江月·席上劝彭舍人饮》、葛胜仲《减字木兰花·公弼侄初授官,以此劝酒》等等。

宋词中寓劝客饮酒之意的词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多数从词题或小序就可以看出是宴客劝酒之作,除以上所举外,他如舒亶的《浣溪沙·劝酒》、黄庭坚的《木兰花令·庾元镇四十兄,庭坚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坚假守当涂,元镇穷,不出入州县。席上作乐府长句劝酒》、叶梦得的《水龙吟·三月十日西湖宴客作》、杨无咎的《长相思·己卯岁留淦上,同诸友泛舟,至卢家洲登小阁,追用贺方回韵,以资坐客歌笑》等等,俱为此类。有的词虽然标题上并未言明是劝酒词,但味其句意,显然也是劝酒词无疑,如赵彦端《好事近》:“日日念江东,何有旧人重说。二妙一时相遇,怪尊前头白。山城无物为君欢,薄酒待寒月。草草数歌休笑,似主人衰拙。”分明是遇到江东旧人,设宴款待,宴上的劝酒之词。张孝祥的《虞美人·清宫初入韶华管》:“清宫初入韶华管,宫叶秋声满。满庭芳草月婵娟,想见明朝喜色、动天颜。持杯满劝龙头客,荣遇时难得。词源三峡泻瞿塘,便是醉中空去、也无妨。”上阕描写出禁庭的一片高华气派,下片“持杯满劝龙头客”,分明是在劝新及第的“龙头客”:状元及第的荣遇是很难得的,就是喝醉了回去,也没什么啊!

宋人的劝酒词有时会联章叠韵,同一宫调、同一词牌的若干首词排列在一起成为组词,反复申说劝酒之意,如仲并的《好事近·宴客七首。时留平江,俾侍儿歌以侑觞》从不同的角度、摆出不同的理由分别劝客人饮酒尽欢;沈瀛的《减字木兰花·竹斋侑酒辞》十首,从“头劝”到“二劝”、“三劝”直到“十劝”,殷勤之意,一申再申,劝得客人必要满饮尽欢方可。

宾客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之下,常常要对主人表示感激;主人若作词劝客,客人反过来也要以词相劝主人。如史浩在“四明尊老会”上作了一系列的劝酒词,先是“劝乡大夫酒”、“劝乡老众宾酒”,然后是“代乡大夫报劝”、“代乡老众宾报劝”、“代乡老众宾劝乡大夫”。从词的小标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宴会上主劝客、客劝主、宾客互劝的情形。只不过由于宴会所请的客人是“乡大夫”和“乡老众宾”,大多词艺不精,因此才由史浩代作劝酒词。而对才子文人来说,则可以信手拈来,如王庭珪《醉桃源》:“朱门映柳画帘垂,门前闻马嘶。主人新著绿袍归,天恩下玉墀。凭翠袖,捻花枝,劝教人醉时。请君听唱碧云词,倒倾金屈卮。”就是一首宴会上客人劝主人饮酒的劝酒词。

宋代士大夫中,那些最常流连于酒边宴前的,作劝酒词最多,如张抡、史浩、晏殊、欧阳修、辛弃疾、杨炎正、张鎡、李壁、刘克庄、李之仪、赵彦端等,其中有的人现存的作品中一大半都是劝酒词。由于劝酒是一种双方互动的行为,有劝酒,就有报劝、反劝,因此劝酒词多的人,即常常周旋于筵席之间“醉翁”之流。苏轼因为量浅,所以虽然作品不少,但是其中的劝酒词并不太多。

酒一行再行,每一盏酒,都要有一首曲子来送酒,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张先“水调数声持酒听”就是说的这种歌妓歌词送酒的情形。当宾主尽欢,宴会达到高潮之后,酒肴撤去,就进入了“留连佳客”的尾声阶段。

尾声阶段,酒肴撤去,更进茶汤。宋代的茶饮法与现在不同,汤则是用丁香、豆蔻、甘草、香橙等物碾碎熬煮而成的汁水,又称熟水,和茶一样都是醒酒之物。现在在韩国餐馆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程序,饭后端上香料水果制成的汤,可以醒酒和胃。酒后饮茶汤,可以使人头脑清醒,身体轻松,好离席归家。“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11] (卷一)} 进茶汤之礼,为先茶后汤,有“客至啜茶,去则啜汤”之说。然而这一礼仪也并不是绝对,有时茶汤俱备,先茶后汤,有时有茶无汤,有时有汤无茶,甚至有客至奉空茶杯做个样子的“古人客来点茶,茶罢点汤,此常礼也。近世则不然,客至点茶与汤,客主皆虚盏,已极好笑。”^{[12] (p57)} 可见茶与汤的设

置并不固定。尾声阶段进茶、汤,则并非完全是依照“客至啜茶,去则啜汤”的礼节,而是再坐留连,醒酒散会的宴饮阶段。

歌妓供茶送汤,仍要唱词以献。歌词送茶的规矩始于宋祁,《蜀中广记》云“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13] (p745)} 宋祁之后,这一形式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筵上才子也纷纷创作茶词,如苏轼《行香子·茶词》、黄庭坚《踏莎行·画鼓催春》、晁端礼《金蕉叶·楼头已报冬冬鼓》、毛滂《西江月·侑茶词》等等,均为酒后进茶时歌妓所歌之曲。

“尾声”阶段的送茶词与“前筵”、“后筵”的侑酒词风味迥然不同。劝酒词情绪热烈奔放,情绪是外向的、沉醉的;而送茶词写茶味的清苦甘香,人们尽兴后的慵懒,酒阑后人将散的场景,情绪则是沉静的、内敛的。

奉茶虽属于“尾声”,但仍有“留连佳客”,更展余欢之意,茶后奉汤,则为别离之辞了。如程垓《朝中措·汤词》、曹冠《朝中措·汤》、吕本中《西江月·熟水词》、吴文英《杏花天·咏汤》等等,多歌咏酒罢茶后的歌妓送汤场景,汤的味道,以及人的精神意绪,含惜别之意、不尽之情。汤词茶词,有时是现场制作,有时则采用现成歌词有此寓意者,如晏殊的《雨中花·剪翠妆红》有“可惜许、月明风露好,恰在人归后”之句,因将酒阑人散后的情景描述得十分优美,常常被用来作送汤词。有时歌妓也会像行酒时索词一样,在奉汤时向宾客索求送汤词。如黄庭坚《定风波·歌舞阑珊》序曰“客有两新鬟善歌者,请作送汤曲。”

总之,宴饮活动中的事先备词、宴上乞词、命赋、各展才艺、互相唱酬,劝酒、送茶、送汤等活动,都极大地刺激了词的创作。而作为行乐场合和交际场合的宴饮活动,作为酒、乐、良朋、美女、赏心乐事的集合,宴饮对文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也促使文人磨砺作词技艺,以应对宴前之需。

三、词对宋代宴饮活动的影响

从宫廷到民间,词全面渗透于宋人的宴饮生活当中。同时,从宴饮活动过程来看,词用以劝酒,用以伴舞,用以抒情留连,伴随并调控着宴席活动的整个进程。

首先,“一曲新词酒一杯”,词在宴席上发挥着类似酒令的作用,用以劝饮行酒,影响着宴席进行的节奏。

宋前的宴饮活动中,已经发展出非常繁荣的酒令文化。据皇甫松的《醉乡日月》,唐代筵席酒令有三十门之多;王小盾的《唐代酒令艺术》又参考了唐人的诗文和其他记载,勾稽出这些酒令的形式令格,将唐代的筵席酒令分为律令、骰盘令、抛打令等类型,挖掘出二十多种酒令名目,有历日令、鼃头令、瞻相令、巢云令、手势令、旗幡令、拆字令、不语令、急口令等。^{[14] (p3)} 这些酒令到宋代大部分已经失传,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皇甫松的《醉乡日月》在宋人看来已“皆不能晓”。^{[15] (p322)} 就是说,唐人筵席上所行之令,到宋代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了。

唐代酒令既已失传,那么宋人的饮席游戏则多为饮者新创,带有宋代的特征。骰盘令规则简单,场面热闹,士大夫时有行之者,寇准即是有名的好此道者;另一种则为律令,苏轼《酒谱》中有一些片段的记载:

酒令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湟水渡头十万羊,未济小畜。又云:锄麿触槐,死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又云:夏禹见雨下,使李牧送木履与萧何,萧何道何消;田单定垦田,使贡禹送禹贡与李德,李德云得履。又云:寺里喂牛僧茹草,观中煮菜道供柴。又曰:山上采黄芩,下山逢着老翁吟,老翁吟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上山采交藤,下山逢着醉胡僧,醉胡僧云:何年饮着闻声酒,直到而今醉不醒;山上采乌头,下山逢着少年游,少年游云:霞鞍金口骝,豹袖紫貂裘。又云:碾茶曹子建,开匣木悬虚。^[16]

其中第一组酒令,还可见于潘永因《宋稗类钞》中,云为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令格为一句古事后缀以

两卦名。第二组,前为四字一句古事,后缀一句为拆字令;第三组为回文联句;第四组为双关,句中嵌一个人名;第五组预定一个固定的格式“上山采……,下山逢某某,某某云:(一联对仗)”,由行令者填充完整,成为一个有逻辑性的故事;第六组又是双关。这些酒令既需要行令者有着广博的知识,对于周易、史籍等有一定的了解,又要思维敏捷,是一种智力的较量。擅长者还可以把对时事的讽刺糅进其中,机智诙谐,杂以嘲戏,意味深长。

宋代的词由于没有脱离呼卢喝雉的酒筵场合,部分作品仍保留着与酒令的某种密切联系。有的词本身就是一则酒令,如张先《雨中花令·赠胡楚草》:

近鬓彩钿云雁细(大云雁,小云雁),好客艳、花枝争媚(花枝十二)。学双燕,同栖还并翅(双燕子),我合著、你难分离(合著)。这佛面,前生应布施(金浮图)。你更看、蛾眉下秋水(眉十)。似赛九底,见他三五二(胡草)。正闷里、也须欢喜(闷子)。

如果去掉括号里的字,看起来似乎是一首男女之间表情达意的情词,但对照括号里的字,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则酒令,每句歌词之后,筵上的人要举物或以手势形体来表达一定的意思,阐释歌词的内容,括号里的字是行令者配合歌词的动作,举错者罚酒。因此,这首词实际上是一则以曲子词为令辞的指物令。

词也作为酒令的伴奏音乐出现,如欧阳修曾在平山堂饮酒,行荷花令,曹冠后来仿效此令,行擘荷花令,坐中人传花摘叶,同时乐人歌《霜天晓角》词作为传花时促节伴奏的音乐。^①曲子词在这里与行令过程结合起来,成为酒令的一部分。

在曲子词成为大国的宋代,筵席上人们更多的是以赏词、填词、唱词作为主要娱乐方式,送酒劝酒多用曲子词来代替酒令。“一曲新词酒一杯”,以词劝酒,比酒令形式更能表现出文人的倜傥风度。

宋代的劝酒词数量庞大,蔚为壮观。有的是单篇的劝酒词,如史浩《扑蝴蝶·劝酒》、李流谦《醉蓬莱·同幕中诸公劝虞宣威酒》;有的则为劝酒组词,往往以十为数,一组词劝酒十盏,能加快宴席行酒的速度,如黄裳的《蝶恋花·月词》十首,欧阳修的《采桑子》十首。《全宋词》中的劝酒组词多以十首为数,如沈瀛《减字木兰花》“头劝”至“十劝”十首,王安中《安阳好》(九首并口号破子)九首词加上《破子》清平乐,也是十首。在这十盏酒的行酒过程中,中间可以有一个休息的过程,如黄裳的《蝶恋花》劝酒词,在行酒六盏之后,宾主少歇,再坐之后,再念致语,再行酒四盏;或者一气呵成,连续奉酒十杯,如欧阳修的《采桑子》劝酒词、沈瀛的《减字木兰花》劝酒词和王安中的《安阳好》劝酒词。以组词劝酒,应该是宴会行酒的主体部分,伴随着美妙的歌曲,殷勤的捧杯,酒渐酣,意渐浓,筵会气氛逐渐达到高潮。

有的词并未标明是“劝酒词”,只是筵上的酬酢之篇,但这些酬酢之篇一般是寓有劝酒之意在内的,如张元幹《水调歌头·陪福帅宴集口占以授官奴》并未说明是劝酒词,但词作结尾“且拥笙歌醉,廊庙更徐还”则蕴含了劝酒的意味。再如黄庭坚《念奴娇·八月十七日,同诸甥待月。有客孙彦立者,善吹笛,有名酒酌之》上半阙题咏着题,扣紧“待月”之事,下半阙赞美客人孙郎的技艺,表达了好客的热忱,暗含有邀请客人奏乐饮酒之意。宋词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事实上,劝酒和唱酬是交叉的,常常难以截然分开,一方面,劝酒本身就是一种酬酢,另一方面,酬酢过程也常常伴随着劝酒,只是单纯的劝酒词只是泛泛地歌咏筵席上的景物,或隐括某些故事,不具有相对于某些特殊的客人的针对性;而席上酬酢的篇章则是有针对性的,现场效果更加精彩,令饮酒者难以拒绝。

以词送酒代替行令饮酒导致了饮酒速度的放慢。比起律令、骰盘令、抛打令等酒令形式来,歌妓弄管调弦,唱一曲词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如果是现场作词来唱的话,劝一杯酒的过程还要包括文人构思、下笔、修改,歌妓把它谱入曲调、熟悉声腔,进而歌唱的时间,周期更长。即使是以劝酒组词行酒,也比单纯的酒令行酒的速度要慢得多。行酒速度放慢,喝酒的人就不容易醉倒,从第一杯酒拨动人的兴奋

^① 曹冠《霜天晓角·浦溆凝烟》序“荷花令用欧阳公故事,歌霜天晓角词,擘荷花,遍分席上,各人一片,最后者饮。”(唐圭璋编纂《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第1985页)

神经开始,到宴会达到高潮结束,座中人长时间地停留在“半酣”的状态中,思维活跃,情感奔放,但又不至于失去意识的控制。在有节制的兴奋状态下,主人殷勤劝客,客人反敬主人,而歌妓作为奉主人之命佐酒侑欢的角色,周旋于宾主之间,营造出宾主相得、欢快文雅的气氛。

行酒过程的放慢也导致了宴会时间的延长。宋人的筵会以持续时间长为其显著特征。与今天宴会多自晚上开始不同,宋人宴会多于清晨即始,如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欧阳修平山堂之宴,凌晨开宴,持续一整天。晏殊的《连理枝·玉宇秋风至》也透露出宋人宴饮自清晨即开始的消息:“嘉宴凌晨启。金鸭飘香细。凤竹鸾丝,清歌妙舞,尽呈游艺。”聂冠卿《多丽》词写宴娱之欢,也从“晴波浅照金碧”的清昼,写到了“重燃绛蜡、别就瑶席”的夜晚。可见,清晨即始,侵夜甚至到天明结束,算是正常的饮宴。前代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入夜之后持续饮宴,已经是一种极放纵的行为;而在宋人那里,这不过是极正常的事情,甚至宴会持续两昼夜之事,也并非偶见。张耒一宴而二昼夜,^{[17](p115)}宋祁宴客于“不晓天”,^{[18](p152)}东山先生杨长孺开宴也是两天。^{[19](卷一)}

自晨至夕,自夕至晨,白天时间不够,夜以继之,一昼夜的时间不够,再延至两昼夜。宋代宴会时间的延长,既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人的极娱心态有关,也与以词送酒的行酒程序有关。由于行酒过程缓慢,不延长宴会时间,就无法达到尽欢极乐。也正由于宴会时间延长了,才能使它容纳歌舞、清谈、作词论诗等丰富的活动内容,也更能完全彻底地尽兴极欢。从这个角度来说,词对宴饮的组织方式和节奏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总之,从行令、到劝酒、到递相唱酬、送茶送汤,宋代宴会从始至终都是在曲子词的缓歌慢舞、浅斟低唱中进行的,舒缓雅致而又丰富多彩。词在宴席上的广泛渗透和主导地位造成了宋代宴席注重文采风华的时代风尚。

参考文献:

- [1]陈师道.后山谈丛[A].历代学人.笔记小说大观[Z].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8.
- [2]徐 鉉.词苑丛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杨 湜.古今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吴 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5]王明清.玉照新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6]周 密.浩然斋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龚明之.中吴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
- [9]刘学忠.宋代茶词研究[J].学术月刊,1998(9).
- [10]周 密.武林旧事[M].杭州:西湖书社出版社,1981.
- [11]朱 彧.萍洲可谈[M].历代学人.笔记小说大观[Z].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7.
- [12]袁 文.瓮牖闲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3]曹学佺.蜀中广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4]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窦 苹.酒谱[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7]王明清.挥麈录后录[M].上海:上海书店,2001.
- [18]潘永因.宋稗类钞[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19]佚 名.东南纪闻[M].历代学人.笔记小说大观[Z].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8.

(责任编辑:张立荣)